



安知晓 著
AN ZHI XIAO WORKS

芙蓉王妃

下
FURONG
WANGFEI

只字不提的爱意，被误会一次次中伤，
她爱的人，只有万箭穿心的下场……

青島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芙蓉王妃

为了复仇，她赌上一生幸福，谈笑间，翻手为云，覆手为雨……

所有人都在赌，有人赌情，有人赌命！

小说阅读网巨神级作家安知晓虐心言情经典巨制

绝对超值 完美典藏

世纪
READING ERA
专业出版
libook.cn

安知晓 著
ANZHIXIAO WORKS

芙蓉王妃

下 FURONG
WANGFEI

芙蓉王妃

青島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

第二十一章

爱和恨



刘枫目睹这一幕，心中十分难受。他该怎么办？如果凤君政出了事，有个三长两短，芙儿还能活得下去吗？她找凤君政复仇，本来就抱着同归于尽的心，若是凤君政死了，她也活不下去了，只有凤君政活着，她才能有一线生机。

复仇是重要，然而，十一年了，他两位妹妹都回到他身边，比起复仇，他的妹妹更重要啊！

明珠、明月在一旁震惊地看着凤君政。他抱着苏绿芙，哭得像一个孩子。

她们伺候凤君政几年，从没见过凤君政哭泣，更没见过他如此悲伤，哪怕思念着刘家三小姐时，也不见他如此哭泣。现在，他为什么哭得这么悲伤？就像一个受尽委屈的孩子，找到安慰他的人，在她的怀里，放肆地宣泄他的伤心。

刘枫失魂落魄地回到穆府。

刘悠若在等着他，见他神色不对，急问：“哥哥，出了什么事？为什么你没有和晋王一起出城？”

楚景沐怕宫中出了什么事，特意让刘悠若过来等刘枫回来。她今天一直心神不宁，看见刘枫眼睛微红，忐忑不安地问：“是不是芙儿又出了事？”

刘枫忽然大吼一声，一拳重重地捶在桌面上，桃木桌瞬间支离破碎，血从他的手背上滴落。刘悠若心疼至极，拉住他的手，“哥哥，你在做什么？疼不疼，

我帮你拿药。”

刘枫拉住刘悠若，“芙儿她……差一点又没了命。”

他把今天宫中发生的事情简单地说了。一遍。刘悠若听完后，眼泪簌簌而下，“怎么会这样？韩贵妃怎么会这么残忍？芙儿身体刚痊愈，她怎么忍心对她下手？我要去看芙儿，哥哥，你带我去看她，我想见芙儿……”

刘枫抓住往外走的刘悠若，“悠儿，别冲动，晋王已经知道了芙儿的身份。你说得对，芙儿的确爱着他，她昏昏沉沉喊的都是凤君政。她受了委屈，被人欺负，什么都不要，只想抱着她的政哥哥哭泣，让她的政哥哥安慰她。她从来没有忘记过他，她一直没有忘记他。”

刘悠若抿着唇，眼泪滴落，担忧地问：“他知道芙儿的身份，会不会对芙儿……”

“不会！”刘枫肯定地说。那么强硬的男人，竟然抱着芙儿哭得像一个孩子，那个男人爱着他的妹妹，怎么会伤害她？

“哥哥，现在怎么办？”刘悠若为难地问。

“悠儿，我真的很后悔。自从知道她是芙儿，她在宫里一天，我就提心吊胆一天。她聪明又怎样？那里是什么地方，是皇宫。她有通天的本事也不能反抗，越是反抗，就越遭罪，这样忍下去，她怎么受得了？我们家芙儿，从小就没让人欺负过，这一次，要是她出个什么事，我怎么对得起死去的爹娘？我连妹妹都保护不好，还眼睁睁地看着她被推进火坑！”刘枫红了一双眼眸，几乎是大吼道。

“哥哥，放弃报仇吧，我们放弃吧！”刘悠若难爱极了，“我们不要复仇了，如果凤君政真的有什么事，芙儿一定会很伤心。这么多年，她受的苦已经够多了，不能再伤害她。”

裴良道：“二小姐，我们筹谋这么多年，怎么能就这么放弃？你忘了是谁下令杀了刘家满门吗？”

刘枫静默。

裴良说：“楚王也忍耐了那么久，边境马上就会传来好消息。这时候放弃，我们怎么和楚王交代？”

“我只想我妹妹如愿以偿，怎么交代的问题我不管。我们已经把芙儿害成这样，如果再让她失去活下去的信心，就等同于害死芙儿。我不管凤君政做过什么，他的过错不足以和芙儿的重要性相比。既然芙儿爱他，那我就愿意原谅这一切。”

一道冷厉的声音突然插了进来，“悠若，你在说什么？什么叫芙儿爱他？”

楚景沐的出现吓了他们一跳。刘枫和刘悠若相视一眼，心中微惊。形势复杂，如今再让楚景沐知道真相，必定乱上加乱。

楚景沐已踏入花厅，脸色极其难看，神色隐约有些慌乱。

肖乐紧随其后。

刘枫和刘悠若都没想到，楚景沐竟然毫不避嫌，大白天就来穆将军府。

楚景沐的脸阴得吓人。刘枫示意裴良出去，裴良出了大厅，肖乐也随着出去，花厅中只有刘家兄妹和楚景沐。

“到底怎么回事？！”楚景沐怒吼。

刘悠若在一旁默默落泪。

楚景沐看着她，问道：“芙儿怎么会爱风君政？风君政害死你们的爹娘，害得你们家破人亡，芙儿那么恨他，怎么会爱上他？”

刘家兄妹不说话。

楚景沐阴鸷地吼道：“你们说啊！”

刘枫知道瞒不住，索性豁出去，“楚景沐，我实话和你说吧，芙儿很小的时候就喜欢风君政，她为了风君政，曾经劝父亲助风君政一臂之力。你和芙儿也成亲过一段日子，你对她呵护宠爱，应该也知道她的性子——认定一个人，就是一辈子。她说过长大后要嫁给风君政，若不是为了复仇，她不会自毁诺言嫁给你。可你知道吗，芙儿找风君政复仇，是抱着和他同归于尽的心的。”

楚景沐脸色惨白，芙儿爱风君政？

他想起第一次提起进宫时，苏绿芙的脸色很怪异，他当时只是疑惑，并没有询问。后来晋王和刘枫来访，她一个人坐在窗口，痴痴落泪。原来这眼泪，是为了风君政而流。

楚景沐握紧拳头。他以为苏绿芙爱他，至少是喜欢他的，他能感觉到她并不讨厌他。他以为仇恨让她封闭自己的心，不肯交付给他，他愿意等她原谅、宽恕，原来一直是他在自作多情。

“我真傻，我还怕她在宫中受委屈，冒着生命危险进宫看她。明明她早就可以出宫，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是她自己不愿意出宫。”楚景沐哈哈大笑，笑声中充满了苍凉和痛苦。

“你说什么，芙儿自己可以出宫？”刘枫惊讶地问，“你这话什么意思？”

楚景沐心灰意冷地咬牙道：“芙儿失踪，我还没有探到她的消息，冰月已让我进宫要人，我这才知道芙儿在宫中。若是芙儿想出来，无名和冰月早就可以进宫救她。我以为我们是心照不宣一起对付凤君政，芙儿愿意留在宫中帮忙，所以我将计就计，让她留在宫中迷惑晋王。原来……竟是成全了她。从头到尾，只有我一个人自作多情。我还想为她报仇，原来她根本不需要，她一定在嘲笑我吧。”

“景沐哥哥，你怎么能那么说？芙儿的确寡淡，可你对她好一分，她就会记十分，你若真心待她，她岂会嘲笑你？”刘悠若忍不住为苏绿芙辩解。

刘枫道：“现在说什么都没用，希望芙儿能熬过这一劫，日后平平安安，再无磨难。”

“她怎么了？”楚景沐心中一惊，又忍不住骂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在乎。分明已经知道她的心不在他的身上，听到她不好的消息，仍然会担忧。

今天久不见刘枫出城，他才觉得事情不对。刘悠若过来后，他也因放心不下便来找刘枫，没想到得知这么一个真相。若他不来，恐怕会一直被他们蒙在鼓里。

刘枫把事情说了一遍，楚景沐听完一阵心疼，恨不得立刻把芙儿带到身边，好好保护。她和凤君政有情又如何？那个男人始终保护不了她！

“景沐哥哥，你打算什么时候动手？”刘悠若问。

楚景沐敛去脸上的心疼，脸色变得极其冷硬。他看着刘家兄妹，冷漠道：“不管我什么时候动手都和你们没有关系，你们不是打算放弃了吗？”

刘悠若道：“为了芙儿，你不能放弃吗？”

“不可能！”楚景沐沉声道，声音里带着一股不甘和坚定，“悠若、刘枫，芙儿和凤君政的事情已经过了十一年，或许只是芙儿小时候的一时迷恋，从凤君政杀你们刘家满门开始，芙儿和他就不再有可能，你们觉得芙儿现在还会爱着他？”

刘枫没有告诉楚景沐苏绿芙昏迷时的依赖和脆弱，他不打算在这时候打碎楚景沐的希望，那对芙儿是十分不利的。

“景沐哥哥……”

“不要再说了。”楚景沐厉声道：“这件事我谋划七八年，绝对不容有失，不管芙儿究竟爱谁，我都不可能让凤君政登上皇位。”

“那你想让谁登上皇位？”刘枫怒吼，“莫非是荣王？若是晋王死了，朝中就剩下荣王一人独大，你想扶持他当皇帝？你确定荣王能保天下太平？”

“我现在不能告诉你们。”楚景沐看着刘枫，“你心中到底怎么想的，是要报仇，还是要笑儿？”

“我要报仇，也要笑儿平平安安。”刘枫说道。

刘悠若担心地看向刘枫。刘枫示意她不要慌乱。

楚景沐抿唇，“既然如此，我们就得再重新部署。”

刘枫点头，“你想怎么做？”

“我现在心情不好，等我想好了，自然会告诉你。”楚景沐说完，深深地看了刘家兄妹一眼，转身出了花厅。

肖乐正站在门口等着他。他不敢问楚景沐发生什么事，因为此时的楚景沐脸色难看至极，身子紧绷得像一块石头，正阴鸷地看向皇宫的方向，握紧拳头。

肖乐忐忑不安，“王爷？”

“走，我们去荣王府。”楚景沐沉声道，带着肖乐去了荣王府。

楚景沐唇角掠过一抹诡异的笑意。经过苏绿芙一事，韩贵妃和凤君政彻底决裂，这是他最好的时机。韩贵妃一生呼风唤雨，手握大权，如今被儿子牵制，她怎么会甘心？借刀杀人这种游戏，虽是苏绿芙的专长，但并不是只有她才会玩转，荣王和他也是借刀杀人的高手。

刘悠若站在将军府门口，看着他们消失的背影，心情沉重。这里再过一条街就是荣王府，她知道他们要去哪儿。她眼眸含泪，“景沐哥哥，与虎谋皮，焉能全身而退？”

苏绿芙身体底子不好，伤好得极慢，躺了三天，才稍微清醒。怡宁宫一如既往的暖和，虽是春天，宫里却处处都是暖炉。御医说她不能着凉，否则留下病根，日后阴天会疼痛难耐。凤君政吩咐宫里的人把上好的银炭都往怡宁宫送，这些日子他守着苏绿芙，寸步不动。

韩国丈和韩家几位将军多次来请凤君政商议对付荣王之策，皆是无功而返。若他不知道苏绿芙是刘芙若，他定然让明珠、明月照顾她，他的大事才是最紧要的。可如今知道苏绿芙就是刘芙若，他恨不得每时每刻都在她身边，哪怕只是看着她的睡脸，他也十分满足。

韩国丈为此极其愤怒，大骂苏绿芙是红颜祸水。

凤君政和荣王相争，已到最紧要关头。此时谁占据先机，谁就有机会击败对方，凤君政一味沉溺于儿女私情，只会把先机送给荣王。

苏绿芙转醒时，凤君政正趴在她床边，睡得很熟。她想动一动，便发现凤君政把她的手握得很紧。苏绿芙侧头，看到他憔悴的侧脸。

她又睡了几天？

明珠、明月不在。凤君政看起来很累，苏绿芙不愿意打扰他休息，又闭上眼睛，这一睡直接睡到午后。她醒来时，凤君政已不在床边。

明月、明珠扶着她坐起来，喂她喝了一碗骨头汤。

苏绿芙觉得膝盖疼痛难忍，明珠便帮她换药，又喂她喝了止痛药，她才觉得好一些。虽然银针刺得十分可怕，可幸好因为银针细小，没给苏绿芙造成太大的伤害，也没有让她留下后遗症，只要好好调养，无须多长时间她便能行走。

宫中灵丹妙药多，明珠见她沉闷不乐，以为她担心自己的病情，慌忙安慰她。

苏绿芙抬头问：“王爷呢？”

“王爷这几日没有休息好，奴婢让王爷到殿外的软席上休息。他睡得正香，奴婢这就去叫醒王爷。”明珠笑着就要出去。

苏绿芙拦下她，“不必！”他一定很累，就让他好好休息吧。

明珠把那天的事情说了一遍，包括凤君政暴怒、凤君政对未央宫的惩罚，她本以为苏绿芙会开心，毕竟凤君政冲冠一怒为红颜，是多少女人的梦想。可没想到苏绿芙听后，脸色竟变得十分难看。

苏绿芙是聪慧之人，十分明白其中危险，韩贵妃和凤君政彻底决裂，对凤君政而言是一个致命的打击。

凤君政身后的势力，几乎都是韩贵妃和韩国丈所掌控，哪怕凤君政已尽量摆脱他们。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，韩门望族几十年，势力盘根错节，不是凤君政能够瓦解。这也是当初为什么她爹不愿意支持凤君政的原因。若是闹翻，韩贵妃破罐子索性全摔破，凤君政必败无疑。

为了她，值得吗？

“我受伤之时，可有说过什么？”苏绿芙问。迷迷糊糊间，她仿佛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，分不清是梦还是真实。

明珠、明月摇头，只说她一直喊疼，没有说别的什么。凤君政交代过，不许

她们透露半句，哪些不该说、哪些该说，她们心中明白。

苏绿芙心中很乱，也懒得去想她们是不是说谎。

凤君政醒来时已是傍晚，此时的苏绿芙正喝着御医配给她的药。凤君政站在珠帘后看她，神色掩不住惊喜——他的芙儿回来了，她仍然活着！

仔细想来，他自己也忽略了那一年的诸多疑点，他去柳城半路上收到亲信密报，韩贵妃打算灭刘家满门，故意支开他。凤君政大惊，快马加鞭赶回来，却已来不及，刘家无一活口，尸体都变成尸水。韩国丈告诉他，刘家的人全死了，他并未起疑。三更半夜灭门，刘廷若死了，剩下的都是妇孺孩子，焉能逃脱？

他一直以为芙儿死了。当年他没有见到芙儿的尸体，关于刘芙若已死的消息，也是别人告诉他的，他没有去证实。如今看她好好活着，凤君政几乎想跪地感谢上苍。

他突然不敢见她，只好在珠帘后看着她，痴痴地，如隔了一世。

苏绿芙不得不感激，宫中灵丹妙药诸多，才七八天的工夫，她的腿伤已痊愈，能下床走路了。这样严重的伤，痊愈得这么快，宫中就是不一样。凤君政把他所能找到的珍贵药品都送来怡宁宫，只要对她腿伤好的，他都不计成本，苏绿芙知道后不禁莞尔。

如此关心她，却不来见她一面，这是她最纳闷的事情。明珠、明月说，她昏迷那几天，凤君政寸步不离。可她清醒后，却不曾见他来过，只偶尔睡梦中感觉有人在她床边痴痴地看着她，她知道是凤君政，所以她不愿意睁开眼睛。凤君政夜里会陪着她，直到她沉沉睡去。

苏绿芙心想，他是愧疚吧？这根本没必要。她受伤不是他的错，为什么避而不见？明珠、明月对凤君政忠心耿耿，自是不会说漏一个字。她这一次受伤和上一次落水，凤君政态度大有变化，她能感觉到其中的不同，但不知道究竟哪儿不同。对于这个问题，她揣摩许久，仍百思不解。

无名和冰月进宫看过她一次，清晨之时来的。冰月抱怨凤君政在她睡着后一直待在宫里，害得他们等了一夜才能来见她。苏绿芙心头一疼——看来他是夜里来看她，清晨才走。

冰月问她愿不愿意出宫？苏绿芙摇头，“此时并不是出宫的最好时机。”

“王妃，你宁愿在宫中受罪吗？王爷已经部署妥当，你要等到什么时候？就

算为了帮王爷，你也不该这么委屈自己。”冰月着急地说。天知道苏绿芙三番两次受伤，他们听了有多揪心。

苏绿芙笑得勉强，有些心虚。的确，在旁人看来，她是在帮楚景沐，然而，是不是帮楚景沐，她心中有数。有一件事她很确定，她真的不愿意再伤害凤君政，等所有事情结束，他们就桥归桥、路归路吧。

她可以原谅凤君政，但没法再和他在一起，否则她如何对得起死去的爹娘？就让他们相忘于江湖，她可以宽恕所有的伤害、所有的仇恨。

到此为止。

“无名，告诉我宫外的事情，王爷是不是找荣王合作？”苏绿芙问。

无名点头，“是的，他们打算策动韩贵妃，帮他们夺得天下。因为韩贵妃和晋王已经撕破脸，韩贵妃怕晋王一旦登基真的会置她于死地，正在考虑要不要和王爷合作。王爷答应她，只要她帮他们，等事成之后，保韩家荣华富贵。如今韩家军被王爷的兵马困在路上，晋王还没收到消息。京中守军在王爷掌控之中，晋王有的只是皇宫的禁卫军，其他兵马无诏不能上京，尚在观望。”

“不对啊……”苏绿芙喃喃自语，犹豫地说道：“京中守军不过一万人马，禁卫军也有一万多人马，都在韩贵妃手中。刘绪是荣王的人，这兵马最后定是落在荣王手里。我不信荣王。”如此一来，凤君政必死无疑。

楚景沐莫非真的打算扶持荣王当皇上？若是他登上皇位，第一件事就是灭了楚家，狡兔死，走狗烹，楚景沐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。

“王妃，我们该怎么做？”无名问，他们只听苏绿芙的命令。

苏绿芙头疼欲裂，宫变已不是她能阻止的了。凤君政说过，他不能失去皇位。

“无名，他们动手那天晚上，你安排一艘船停在码头左侧的秘密港湾。”

“王妃，这是做什么？”冰月不解地问。

“别问太多，照我说的做。若是见不到我，一定要多等两天。”苏绿芙继续交代，“我自有用处。”

“是，我们明白了。”无名看了看天色，“王妃，天色不早，我们要走了，你一个人多加小心。”

“我知道，你们走吧。”

天渐泛白，冰月和无名离开后，苏绿芙了无睡意，临窗而立，若有所思。荣王绝对不能信，这个男人太阴险。她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，不管是凤君政还是楚

景沐，都不会如愿以偿。

睡不着，心思又乱，苏绿芙便斜躺在软席上看书。天渐渐亮起来，一缕晨光从窗口倾斜而入，温暖地笼罩在她身上。她仰起头，伸手遮住晨光，从手指缝隙中感受光线的温暖。

今日又是一个晴天。

她的世界，什么时候才是晴天？

“王妃，您今天怎么起这么早？”明珠笑着过来伺候她梳洗。

苏绿芙笑道：“这段日子老躺着，骨头都松了，再不起来走动走动，我都怕不会走路了。”

明珠笑着和她聊天，而明月则去端早膳。

苏绿芙回到软席前专心致志地看书，突然听到庭外有喧哗之声，仿佛有什么东西落在地上跌破了。接着是明月的声音响起，“没眼睛的丫头，看你做的好事。”

宫女啜嚅的声音传来，不断求饶。

苏绿芙听这声音，猜到犯事的宫女年纪很小。

“这是进贡的奇珍药材，王爷特地找来给王妃调养身子的。这千年人参，价值连城，你怎么赔？”只听明月越说声音越高，“你到底怎么走路的？”

“明月姐姐……饶命啊！饶命啊！”

“快点给我滚，要是王爷看见，你也甭想活了。”

明珠听到声音后，便走了出去。

苏绿芙的身体恢复得很快，腿上的药一天一换，可服用的汤药却似一日三餐加夜宵。她身体素来不好，苏家夫人们也是一日三餐好汤好药养着她，苏绿芙自然知道这段时间凤君政几乎把皇宫的灵丹妙药都用上了。只是，亲耳听到事实，她心中不免有些苦涩，如喝在嘴里的汤药。

凤君政对她，是真心的吧？

那他一直放在心中的刘芙若呢，他忘记了？

不知为何，她宁愿凤君政只记得小时候的刘芙若，因为那时候的她，才是完全属于凤君政的，如今的她，心狠手辣，早就不同昨日。

一刻钟左右，明珠、明月端着早膳进来了。

苏绿芙沐浴在晨光中用膳，明珠把一个雕花木盒放到她面前，说道：“王

妃，这是王爷给您的。”

苏绿芙打开木盒，一只羊脂玉镯静静地躺在层层红布上，浅绿通透，更难得的是通体透碧中可以看到里面隐藏的丝丝殷红，如同女子的白皙透明肌肤上的丝丝血丝。苏绿芙轻抚其上，温润冰凉，羊脂血玉，玉中之王，这个玉镯更是无价之宝。

她从小喜欢玉饰，别的女孩子喜欢珠花、头钗，唯独她喜欢最简单的玉钗。她不喜欢在身上戴太烦琐的首饰，却喜欢玉，玉钗、玉坠、玉镯、玉佩，皆是她喜欢的。这样的喜好，她一直没有变过。凤君政从哪儿知道她喜欢这些东西？以前他也是三天两头送东西，越是名贵越是送，却极少送到她的心坎上。

这一次她受伤，凤君政送来给她赏玩的全是玉石，各种各样的玉饰，其中以这个羊脂玉镯最为罕见，凤君政摸清她的喜好了？

苏绿芙把玩着玉镯，喃喃道：“他什么时候来的？”

“王爷刚走。”明月笑得有些不好意思。

苏绿芙挑眉，问明月：“我是洪水猛兽吗？你家王爷怎么一直避着我？还是他又做了什么不敢见我？”

明月说：“最近朝中很安静，王爷什么都没做啊。”

苏绿芙挑眉，她是故意问的，若是他做了什么，无名和冰月早就告诉她了。

“到底为什么？”苏绿芙百思不解。

明月哪敢和她说实话，借口出去端了汤药进来。

苏绿芙把心思从凤君政身上挪开，忍不住说道：“明月，我身子已经痊愈，不必每次都端这些东西来，御医应该交代过，我并不适合多喝补药。”

“王妃真是神了，您怎么知道御医这么交代过？”明珠笑道：“王爷觉得王妃身子骨太弱，担心王妃，所以才会把藏宝阁里的好药都送到怡宁宫。”

“王爷糊涂，又非御医，怎么净乱来？我身体阴寒，药性刚阳过猛，如此相克对我身体毫无益处，白白糟蹋这些好东西。”苏绿芙淡然道。

明月端着汤药，也不知道怎么办了。

明珠笑道：“王爷也是一片好心。王妃，不如把今天这药喝了，以后就不再送了？”

苏绿芙一想也是，便把汤药喝下。

“韩贵妃怎么样了？”苏绿芙突然问明珠。

明珠说：“被王爷软禁在未央宫。听说身边没人伺候，这几天一直乱发脾气，诅咒王爷不顾纲常伦理，定会遭天打雷劈。”

苏绿芙站在窗边，看向姹紫嫣红的院子。怡宁宫鲜花满园，彩蝶纷飞，在花朵上飞舞，伴着蜜蜂嗡嗡之声，翩然戏春。

如此一幅闹春图，却入不了她的心。

“这么下去，可不好啊。”苏绿芙淡淡叹息。

“哪里不好？”一道突兀的声音突然插进来。

苏绿芙眉目掠过一抹喜色，又迅速掩饰下去。

明珠、明月行礼后退了出去。

苏绿芙转身。

凤君政站在晨光中，风姿飒爽，如晴空下的翠竹。

再一次见他，心情又不同，苏绿芙心绪起伏不定，一贯的招牌笑容消失无踪。良久，她才稳住纷乱的心神。此时，凤君政已走到她面前。

苏绿芙说道：“韩贵妃说得对，不管是谁都不能罔顾纲常伦理，她终究是你母亲。”

“你只有这句话想对我说？”凤君政问，眼里暗藏着期盼。他多想伸手去碰触她的脸，把她拥在怀中，可他不知道这样做，是不是芙儿所希望的。

苏绿芙淡淡一笑，“苏绿芙多谢王爷救命之恩。”

凤君政脸色一沉，她果然不愿意认他。

“你不是走了吗？”苏绿芙忍不住讽刺，“我当自己是毒蛇猛兽，王爷避之不及呢。”

“走了几步又想，我好像很久没和你一起散步，于是又回来了。”凤君政一本正经地说。

苏绿芙没了话说。

“春色正闹，芙儿，陪我出去走走吧。”凤君政说着，负手走在前面。

苏绿芙如遭雷击，痴呆般毫无反应。凤君政心中一直有刘芙若，“芙儿”这个称呼是刘芙若专属的，他怎么会叫她芙儿？

“芙儿？”凤君政转身，疑惑地催促道。

苏绿芙凝眸看去，凤君政站在门口，晨光在他身上镀了一层优雅的光芒，那眼眸如孩童般纯净。

苏绿芙闭了闭眼睛，勉强挤出一抹笑容，走了过去。

凤君政露出笑容，这笑不仅让苏绿芙心中悸动，连站在一旁的明珠、明月也是心头怦怦直跳。她们伺候凤君政多年，深知他生性凶残狠辣，连一名小宫女犯错都往死里整，哪里见过他有此灿烂无垢的笑容？可自从苏绿芙进宫，这样的笑容出现得越来越频繁。

王爷是喜欢楚王妃的吧，且是真心实意地喜欢，想要呵护她。明珠和明月相视一眼，心中都明白这个事实。

春末初夏，御花园依然春意盎然。

苏绿芙想起上一次赏花的风波，缓缓说道：“御花园的花虽多，刺也多，我怕和你逛园子，又得躺在床上好些天。”

凤君政岂会听不出她的含沙射影，若是以前，定然心生不悦，如今却没了丝毫脾气，“这刺已是软刺，芙儿不必担心会伤人。”

“既然如此，王爷又有此雅兴，我奉陪就是。好花不常在，再不赏就过了时节。”

两人相伴出了怡宁宫，明珠、明月和一群宫女太监不远不近地跟在后面。

“百花争艳，喜鹊闹春，明明是夏季，却留着春天的气息，皇宫若真能四季如春就好。”苏绿芙道。若总是春天，也不会有那么多伤害。

沿途春意闹，不少宫女在百花之间忙碌着，有的在整理花草，有的在收集露水。

凤君政说道：“宫里还有许多好玩的地方。”

“只可惜，这是一个牢笼，不管多华丽、多宏伟，总有一天会逛完，很容易给人枯燥之感。”苏绿芙意有所指地说着，侧目见他有点阴郁的脸色，笑得无辜。

“可天下的女人却想尽办法要挤进这里。”

“因为这里有她们想要的东西。”苏绿芙笑着。女人和男人最大的不同就是，女人可以随时被牺牲。后宫的妃嫔，很多并不是自愿进宫来的。朝中大臣们把自己的女儿送进来，无非就是希望有朝一日她能光宗耀祖，照拂家族。换言之，为了利益，她们承受了很多不属于她们的压力。进宫之后又因环境的变迁，自动自发地摸索出一条生存之道。良心、良知、道义，在这高墙之内早已灰飞烟灭。

柳妃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。韩贵妃害怕自己年老色衰抓不住老皇帝的心，建

议柳家让貌美的柳妃进宫。柳家放弃了柳妃一生的幸福，把她送给年纪可以当她爹的皇上。

“这里，有你想要的东西吗？”他问得忐忑不安。

“有！”苏绿芙肯定地回答，“但是我不会用自己去交换这些。有的时候，借助别人的力量，也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，并不是所有事都要亲力亲为。”

“你说得对。可惜，想要得到，就要先失去。”

“王爷可能没听过，世事并无等价交换。”

“芙儿，空手套白狼，与虎谋皮，非常危险。”

“那又如何？”

凤君政看着她，淡淡问道：“你知道吗？从小我想得到什么，都要付出代价，有些失去，更是不能承受之重。渐渐地，我害怕期待，害怕得到，因为到头来，我终究会失去。”

苏绿芙心头一痛，她当然知道凤君政的阴暗童年，也正因为这样，曾经的她恨极了韩贵妃。

两人沿着九曲环桥走着，河里鱼儿自由自在的遨游之影，不禁让苏绿芙有点羡慕。水面映出她茫然的笑脸，她却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茫然。

苏绿芙突然停下脚步，仰头看去，湛蓝的天空飘飞着两只相互戏弄追逐、色彩斑斓的风筝。

笑闹的声音从不远处传来，清脆悦耳，如一道清泉注入苏绿芙心中，那是孩子纯净的笑声。她特别喜欢小孩子的笑声，那样的纯净，那样的无忧无虑，让她也忍不住跟着笑起来。

凤君政侧头，有些痴迷地看着她脸上欢快的笑。重逢后，他从未见过她这么纯粹的笑容，仿佛只在他的记忆中，原来这样的笑容，她还没有失去。

凤君政情不自禁地伸出手，几乎要抚上她白皙娇嫩的脸颊，却又停在半空中，因为苏绿芙转过脸来。见到他的手，她眼光闪了一下，笑问：“我们可以到那边看看吗？”

他若无其事地收回手，点了点头。

苏绿芙先他一步走在前面，心，怦然跳动。刚刚她转头匆匆一瞥，分明看到他眼中的情意，毫不掩饰，这让她心中慌乱，手足无措，只想远远逃开。



第二十二章

道是无情却有情



空旷的草地上，有两名女孩在放风筝。她们衣着高贵，十二三岁，娇俏可人，笑声欢快，仿佛宫中不论发生什么，都影响不了她们的童真。

苏绿芙看着她们嬉戏的身影，不禁想起幼年时和哥哥姐姐在院子里嬉戏的情景。那时也是这般快乐和幸福，笑靥如花灿烂，可现在，那种淡淡的温馨全被身边的男人给毁了。

她从来没有放过风筝，童年都是在和棋子、书本打交道，要不就是骑马射箭。当了苏家女儿之后，更是日日念着报仇，夜夜做梦都想着让自己变得强大，让自己在商场上千锤百炼，细细琢磨朝政变迁，一步一步向皇权靠近，几乎失去了她该有的快乐。

有宫女看见了他们，赶紧叫住正在嬉戏的两名女孩，慌慌张张地过来行礼，“奴婢参见晋王殿下，殿下千岁！”

那两名女孩也过来下跪，“长宁、安宁，见过皇兄！”

“都起来吧！”凤君政挥手示意她们起来。

长宁、安宁拿着风筝的线，不安地站在一旁，微垂着脸，不敢再玩。

苏绿芙这才注意到，她们两个长得几乎一模一样，是一对双胞胎。

气氛顿时沉静了下来，刚刚还是一片欢悦之声，如今噤若寒蝉，只闻风吹树叶沙沙的声音。苏绿芙顿觉无趣，早知道这样，她就在远处听着就好，何必破坏

她们的快乐？

“你想玩玩吗？”凤君政突然问。

苏绿芙侧头看去，凤君政一脸笑意，眼睛里仿佛跳跃着零碎的阳光，甚是动人。

凤君政见她答，又说道：“我看你刚才一直看着这风筝，想玩玩吗？”

长宁、安宁两位公主对视几秒，俏生生地抬起眼眸，看向凤君政，她们的二皇兄会笑吗？

“姐姐长得好漂亮啊……”安宁低呼，脸颊一红，转而看了凤君政一眼，收了笑，又低下头去。

苏绿芙扑哧一笑，这公主的反应好有趣，心里想什么脸上全流露出来了。

“我不会放风筝。”苏绿芙说道。

“怕什么，我教你。”凤君政不由分说地抢了长宁、安宁手中的线团，有点雀跃地回头，兴奋地把一团线塞给她，“拿着，我教你。”

苏绿芙半被强迫地拿着一团风筝线。

长宁、安宁撇撇嘴，有点不甘，然而，她们惧怕凤君政，不敢说什么，退到了一旁。

苏绿芙第一次放风筝，不禁觉得有趣。看凤君政托着风筝，她竟然有一种跃跃欲试的感觉。

“仙女姐姐，你松松团线……像这样……”安宁见凤君政已经拿着风筝奔跑起来，而苏绿芙却还茫然地站着，不禁喊了一声，还给她做了个示范动作，煞是可爱。

苏绿芙听了安宁的话，随着晋王的奔跑，她随手松开团线。因为是生手，线松得太多，风筝没有升起来。接连重复了四次，还是升不起来，她不禁有点挫败感，不过，天生的好强因子却不容她服输。

凤君政笑得灿烂极了，因为刚刚奔跑过，脸上泛着红晕，比起常年狠戾的脸，此时的他看起来像个无害的大男孩，周围一圈的宫女、太监全都看直了眼睛。甚至这阵子经常见到他笑容的明珠、明月也是一脸惊讶，呆若木鸡。

苏绿芙不甘地抱怨凤君政笨，丝毫不觉得自己有错，安宁、长宁过去教苏绿芙怎么送线，又教凤君政怎么配合。试了几次，失败几次。安宁、长宁忍不住跺脚，大喊：“二皇兄、仙女姐姐，你们好笨！”